

男子专案组坠楼身亡 疑遭刑讯逼供

2008年10月17日清晨，安徽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办公楼前聚集了许多人，有参加庭审的旁听人员，好奇驻足的过往群众，还有大批的公安和武警。

3年前，淮南市公安机关在对一起伤害案件进行侦查时，一名公民在专案组接受询问时突然坠楼身亡。检察机关以“玩忽职守”，对当时在场的3名公安人员提起公诉。而家属列举了重重疑点，认为死者很可能被3名公安人员刑讯逼供致死后又抛尸楼下。

2006年8月16日，淮南市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曾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并没有作出判决。时隔两年后，这起被移交到淮南市中院的案件再次开庭。

谢佩银之死

时间得追溯到3年前。

2005年3月15日，安徽淮南市田家庵发电厂发生了一起伤害案，该厂总工程师蒋某在上班时被3名凶手砍伤在自家楼梯口旁，蒋某右腿的脚筋被砍断。凶手作案后迅速逃离了现场。

伤害案引起了当地部门的高度重视，淮南市警方组成“3·15”故意伤害案专案组，时任淮南市公安局田家庵分局副局长岳斌为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电厂路派出所所长吴家林，刑警一大队原指导员万张也同为专案组成员。

电厂方面为配合破案，提供该厂“田源宾馆”的3楼会议室作为办公地点，并将312、313两间客房用于专案组成员休息。

2005年3月26日，专案组找到了在当地承揽小型建筑工程的个体户谢佩银了解情况，他曾在电厂承包过一些小业务，熟悉电厂的职工。蒋某被砍伤的前一天，谢佩银开车从田家庵发电厂经过，碰到了步行的蒋某，并和蒋某打过招呼。”在蒋某被砍伤后，谢佩银被列为排查对象之一。

3月26日下午，谢佩银到

专案组驻地反映情况。返回家的谢佩银认为还有一些情况没有向专案组说清楚，决定第二天上午9时再去专案组。

3月27日上午，谢佩银来到专案组所在地，接受询问。当时，岳斌、吴家林和万张一起将谢佩银留在312房间内进行询问。然而当天下午，谢佩银却突然从312房间坠楼死亡。

案发后，当时在场的警察称，是谢佩银“突然站起来，扒开窗户，跨上窗台跳楼身亡的”。

随后，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以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九条，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要求以玩忽职守罪追究3人的刑事责任。

而谢佩银的家属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他们找到许多证据，证明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坠楼案。

案件发生后不久，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委托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及国家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先后作出两次鉴定。鉴定结果让谢佩银的家人更加觉得疑点重重。

离奇的坠楼

谢佩银出事时所在的宾馆位于电厂家属区。谢佩银的哥哥谢培军就是这个电厂的职工。

谢佩银生前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他的妻子是一名小学教师，女儿是南京某大学的学生。

谢佩银的妻子王明群记得，2005年3月27日早晨，谢佩银出门前往专案组接受询问，一天未归。当晚9时左右，当她打电话给丈夫时，话筒里却传来对方已关机的提示。第二天上午，当她和女儿得到谢佩银出事的消息时，两人顿时晕倒在自家的客厅里。

“他根本就不是‘3·15’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卷中也都承认了，当时专案组找谢佩银谈话，仅仅是将其作为一般证人了解情况的。”谢培军说，“这样的情况下，谁会相信

好端端的一个人会去自杀？”

案件发生后，淮南市田家庵区检察院先后请过多家司法鉴定机构，这些机构出示的鉴定书显示：谢佩银高坠死亡前有手背被电流击伤，送检皮肤具有电流损伤特征。

检方指控，谢佩银坠楼后，在场的吴家林和万张首先做的是对谢进行抢救，而是相互串供，伪造当天下午的谈话材料。

2006年8月16日，田家庵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田家庵检察院起诉原公安干警吴家林、万张、岳斌玩忽职守导致谢佩银坠楼死亡一案。

“旁听席上数次出现不合时宜的掌声和叫好声，本是庄严的法庭一度失控。”现场记者在其报道中描述：“你们谁没有家人，谁没有兄弟姐妹。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死了，你们还有脸起哄？”混乱的局面随着一位中年妇女近乎哭泣且让人震惊的质问逐渐安静下来。

田家庵区人民法院的这次审理没有作出判决。

死亡时间成谜团

谢培军对记者说，2005年3月28日，他和其他几名亲属到电厂路派出所，淮南市田家庵区公安分局一名副局长告诉他们：

从3月27日中午11时开始，专案组成员开始对谢佩银询问；12时多吃完盒饭后接着询问，中间没有休息；15时左右，谢佩银突然情绪激动，搬来椅子，从三楼窗口跳下去了。

当时，谢佩银的妹妹质疑：“厂里人都说是6时，怎么变成3时了？”这名副局长回答：“你应该相信我们公安机关。”

谢培军说，第二天，家属再去公安局，这名副局长给出了第二种说法：3月27日当天，谢佩银在专案组办公地点接受询问，12时多吃完盒饭后就睡了一会，睡到下午3时多醒来，专案组接着询问，下午6点多的时候情绪突然激动，站在床

上从窗户跳下去了。

到后来谢佩银的家属再次去公安局的时候，这名副局长又给出了第三种说法：3月27日谢佩银在专案组办公地点接受询问，12时吃完盒饭后就睡了一会，睡到下午3时起来开始继续询问，下午6时左右突然情绪激动，搬来椅子，拉开窗帘打开窗户，就跳下去了，随即办案人员上前阻止，只是抓住了腿部，当时人的重心已经向下，就没有抓住，而且一人手臂被刮伤了。

“按照公安局的说法，专案组成员一直在事发地点312房间询问我丈夫，中间也没有任何外出，直到我丈夫坠楼出事。而事实恰恰相反。”王明群告诉记者，“3月27日下午3时25分左右，专案组成员吴家林、胡传雷、蒋志凯3人来到我二姐开的饭店找我。当时饭店已经关门，在场的房东老太太不让他们进入，其中一人用小灵通拨通了我二姐饭店的电话，说是要找我有点事情。后来没有找到我就匆匆离开了。”

王明群称，这些人来我二姐饭店找我之前，我的丈夫可能已经出事了。”

在法庭询问过程中，死者家属向法医提出谢佩银死亡时间的疑问，但是安徽省检察院的陈洪法医说：“我只对检察院委托的死者的死亡原因进行鉴定，死亡时间我不管。”

变更了的起诉书

2008年10月17日。时隔两年后，此案被田家庵区人民法院报请由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与上一次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一样，诉讼请求同为追求被告玩忽职守的责任。但此次起诉书的内容与上次相比却大有不同。

两年前的起诉书中，检察机关对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是：2005年3月26日下午，专案组找到谢佩银了解情况，3月27日上午，谢佩银又主动来到专案

组说明情况。11时许，岳斌安排吴家林、万张随其一起将谢佩银留在312房间内进行询问。然而当晚6时20分，谢佩银从312房间坠楼死亡。经过淮南市人民检察院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先后两次鉴定：谢佩银系高坠损伤死亡，高坠死前，右手背被电流击伤。

同时，该起诉书还认定，谢坠楼后，吴家林和万张对谢坠楼时两人在312房间中所处的位置相互串供，万张还在有关领导和单位未到达现场之前，伪造了一份当天下午询问谢佩银的谈话材料。

而在10月17日庭审时，淮南市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决定对本案变更起诉”，并将原起诉书作废。变更后的起诉书，将原起诉书认定的事实更改为：“13时30分谢佩银在询问笔录上签了字。岳斌等人认为谢佩银所说情况与专案组已掌握的仍然不符，决定将他留下继续谈话。下午岳斌两次派人到谢佩银家核查有关情况，被告人吴家林在与谢佩银谈话过程中多次到会议室向岳斌汇报情况，称谢佩银情绪比较急躁。但岳斌等人对此毫无防备，只有万张一人与谢佩银在312房间窗前谈话。18时23分，谢佩银突然站起来，扒开窗户，跨上窗台跳楼身亡”。

变更后的起诉书没有了谢佩银高坠死亡前，右手背被电流击伤以及本案各被告人在案发后伪造证据、互相串供的内容。

这份起诉书，在法庭上遭到了谢佩银家属的强烈质疑。

第四份鉴定意见书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次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之前的几个月，淮南市检察院又委托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第四次鉴定。

检察机关更改起诉内容的部分依据，是源于第四次鉴定。

这次鉴定意见书的四个结论是：被鉴定人谢佩银系生前高

坠致严重颅脑损伤而死亡；其肝脏破裂生前高坠可以形成；谢佩银生前未遭受电流损伤；其坠落体位符合生前高坠所致。

谢佩银亲属的代理律师当庭表示，这份由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所谓重新鉴定意见书根本不具任何采信价值。

首先，是该司法鉴定书程序上严重违法。同时，“司法鉴定机构受理鉴定委托后，应当指定本机构中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司法鉴定人进行鉴定”。而距谢佩银死亡3年之后的第四次重新鉴定意见书上，署名的7名鉴定人中，只有两人是在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注册登记并公示的法医类执业鉴定人，其他5人都不是。

值得注意的是，该鉴定报告文书的署名是“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但是鉴定人签名上面的署名鉴定机构却是“上海市人身伤害司法鉴定专家委员会”，前后矛盾。

最初的司法鉴定是由国家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作出。而接受重新鉴定委托的司法鉴定机构——上海市司法鉴定中心的资质条件，根本无法高于第一次的鉴定机构。

更让家属觉得难以理解的是，在这次庭审中，检方竟然提供了案发后一份由公安机关制作的《现场勘验笔录》。

这份笔录由该案的被告人直接实施并完成，指挥人是岳斌，勘验人是万张。

让家属觉得荒唐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份《现场勘验笔录》竟然还是第四次司法鉴定时的工作依据之一。

“前面几次鉴定，包括由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鉴定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否定了。我们不知道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就拿死者身上的电击伤来说，采用的是同样的鉴定方法，案件发生后及时作出的结论，跟3年后重新再做的结论相比，哪个更有真理性？”

据《中国青年报》

女友与人“网婚” 男友千里追杀情敌

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杨铮与同校一个女孩恋爱后，因看到女友迷上了“劲舞团”游戏，并与玩友举办“网络婚礼”而心生怨恨。从此，杨铮不断打探女友与其“游戏恋人”在网络里的亲密行径……最终，这个17岁的少年决定千里追寻女友的“网络老公”，上演了一场青春悲剧！

案件告破后，犯罪嫌疑人杨铮被正式批捕。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女友迷上网络游戏

17岁的杨铮是湖南凤凰县阿拉镇人，高中毕业后就读于湖南省衡阳科技经贸学院电子专业。杨铮的父亲早年病逝，母亲在凤凰古镇上开了一间早餐店，靠着微薄的收入供养杨铮和哥哥上学。

2007年国庆期间，杨铮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同校女生付姗。随后，杨铮盛情邀请付姗等人去老家凤凰古镇游玩。在游玩过后两人感情迅速升温，很快坠入了爱河。

付姗出生在贵州省石阡县城，从小聪明伶俐，只因中考前夕突然生病，最终选择了衡阳科技经贸学院计算机专业，就读5年制的大专。入学几个月后，付姗让家里汇了6000多元，说是因为专业学习，要购买一台电脑。

杨铮性格内向，朋友很少，跟付姗恋爱后，他平日一有空闲，就喜欢和付姗在一起。可自从付姗买了电脑后，很快就被一个叫“劲舞团”的网络游戏所吸

引，把杨铮抛之脑后。女生宿舍又不让男生进出，见不到女友的杨铮，常常坐在女生宿舍大门旁边看书一边等女友。

每每付姗上网累了，这才想起男友，便下楼陪他聊天。在聊天中杨铮记住了“劲舞团”游戏，可他家境贫寒，无钱去网吧体验，当女友手舞足蹈地说起游戏时，他也插不上嘴。

一次，杨铮听到女友眉飞色舞地说着和里面的网友恋爱结婚，他顿时起了疑心，不禁追问：“在游戏中还结婚？这怎么可能？万一对方是坏人呢？”

付姗狡黠一笑：“想知道也很容易嘛，视频、见面都可以了解啊！”

听女友这么一说，杨铮露出不悦之色，他拉着付姗的手说：“你玩游戏我不反对，可你要在网上恋爱，我会杀了那男人。”付姗笑他太多心。

2007年11月的一天，付姗兴奋地告诉杨铮：“‘劲舞团’有一个叫‘寂寞沙洲’的高手，很多人都崇拜他，主动找他当教练。他看我舞跳得好，主动找我交朋友。”

看到女友满脸喜悦，杨铮心里一阵紧张，追问此人是谁，付姗称不知道对方底细。其实，付姗考虑到男友的感受，怕节外生枝，不敢告知其真相：“寂寞沙洲”叫肖海亮，是贵州省石阡县汤山镇人，也在衡阳科技经贸学院读书，而且还和杨铮同一专业。

杨铮害怕女友对网上玩家产生爱慕之情，心中不禁暗急，

他急于想多赚钱，以便上网瞅瞅女友的网络生活。12月初，学校收开水费的阿姨因事辞职，杨铮接下了这份工作，每月有200元收入。

“网婚”背后嫉妒的眼睛

2008年3月，新学期开学后，杨铮也开始和室友一起去网吧。

一周后，在室友指导下，杨铮在“劲舞团”中注册了账号——“爱情守望者”。

进入游戏后，杨铮惊讶发现：游戏里的付姗装扮清纯，一个名叫“寂寞沙洲”的舞者如影随形，两人还经常组队搭档，PK掉其他小组搭档。

渐渐地，杨铮开始颓废起来，也没兴趣看书，到女友楼下次数也愈来愈少。

付姗察觉出了异样，便追问原因。杨铮赶紧解释说：“我除了兼职收开水费，又在学校附近找了一份家教。”见付姗没再追问，他顺口又问：“你那游戏玩得怎么样了？”付姗一听，又眉飞色地说起来。

女友痴迷网络游戏，杨铮决定再次悄悄打听个明白。有一次，他进入游戏后，小喇叭上的公告“嘟”地跳了出来，上面写着付姗与“寂寞沙洲”准备“结婚”。

看到这个消息后，杨铮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向女友挑明，阻止他们的“婚礼”，可又担心女友知道自己一直在暗中监视。思前想后，他决定先假装不知道这件事。

5月9日晚，杨铮看着女

友和“寂寞沙洲”步入“教堂”，虚拟的人物拥抱和亲吻着，还有许多玩家向他们献花献礼。此后，每次在游戏中，“寂寞沙洲”都会煞有其事地叫付姗“老婆”。

付、肖二人在游戏中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后，经常通过QQ聊天。其实付姗看来，网上“结婚”纯粹是一场游戏；而肖海亮得知付姗是同专业同学杨铮的女友后，表示了自己的失落。“网络婚礼”过后，肖海亮约见付姗，起先遭到她拒绝，后来好说歹说才答应见了一面。5月18日，两人相约到学校外面的一家奶茶店喝奶茶，聊得正火热时，恰好被杨铮撞见。

自从付姗举行“网络婚礼”后，杨铮一直怀疑女友在现实中也和“寂寞沙洲”联系，如今竟然成了事实，他更没想到这个男生竟然就是同学肖海亮。第二天，杨铮将肖海亮叫到教室外面，追问：“你什么时候背着我和付姗好上的？”肖海亮一口否认。杨铮丢下一句：“你最好不要和我抢，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下午放学后，杨铮去网吧上网，他惊讶地发现肖海亮和付姗又在一同玩游戏。他立即在游戏中用“小喇叭”对肖海亮恶语相向，其他网友见状，纷纷指责他。付姗并不知道是自己男友，也不断地数落他。

当晚，杨铮在男生宿舍楼下和肖海亮单独见面了，他对肖海亮说：“我知道你的游戏玩得好，和付姗也很亲密，但那

只是在网上，她并不爱你，请你以后自重点儿！”

付姗对两个男生的网下对话毫不知情，她整日陶醉在游戏之中。此后，她几次约肖海亮聊天，却遭到拒绝。

千里追踪杀情敌

6月16日，杨铮再次邀请付姗去老家玩，付姗高兴地答应了。谁知几天后，肖海亮也找到付姗，邀她一起回老家贵州，付姗想到答应了男友，有些犹豫不决。

肖海亮见付姗犹豫，劝说她：“下学期开学，你早点来衡阳，然后就可以到他家去玩了啊……”经不住肖的劝说，付姗应允和他一道回家。

学期结束后，杨铮又来相邀。付姗怕他乱想，以陪姐姐去北京为由，推迟了回杨铮老家的行程，并让男友回家等待。

计划突变，让杨铮心中忐忑不安，他怀疑女友另有目的，可又抓不到把柄。同学要他一边谎称自己已回老家，一边悄悄中跟踪付姗。

很快，杨铮发现了秘密：6月17日上午11点左右，付姗跟着肖海亮从衡阳踏上了南京西站开往昆明途经贵阳的火车，杨铮在另外一节车厢也上了车。

6月18日上午10时左右，火车到达贵阳。下午，付姗和肖海亮转车回到了石阡县。

杨铮也跟到了石阡县城，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晚上临睡前，他在左思右想，担心斗不过对方，便爬起床，跑到附近商店

里，买了一把10厘米长的水果刀揣在身上。

第二天上午11时20分，付姗和肖海亮准备乘车回汤山镇的老家。一直在外等候的杨铮看到两人兴高采烈，心中不禁恼火。

下午1时19分，当付姗和肖海亮到县农业银行提款机前准备取钱时，一直跟踪尾随的杨铮再也忍不住了，他冲上去，揪住肖海亮就打。肖海亮一边躲避杨铮的拳头，一边大声辩解：“你别误会，你别误会！”